

熱血的藝術系列之聲優

# 九十後女孩赴日尋「聲優」夢

## 回港冀躋身配音界

說起配音，大家並不陌生。但談到「聲優」，卻未必有所聞。「聲優」是日本獨有的文化，由原本的配音，逐漸發展成一種偶像表演文化。「聲優」絕非配音那麼簡單，都要學習舞台表演、揮劍、唱歌、舞台表演、化妝儀容。雖然「聲優」多數躲在幕後，但亦必須訓練演技，好讓自己容易代入角色。日本人要入讀「聲優」學校，也要經歷頗激烈的競爭，更遑論外國人。不過，也有例外。90後的Gloria，說得一口流利兼地道的日文，為追逐兒時夢想，兩年多前遠赴日本修讀「聲優」科。兩年多後的今天，她回到香港，希望能躋身配音界，貢獻自己的力量。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


回港後，Gloria希望投身配音界。朱慧恩攝



Gloria在2018年3月畢業

「山的空氣真係好好啊！」記者想聽Gloria配音後的聲音，便請她示範一下。她以標準九州腔說出這句話的日文，儘管她比較喜歡大阪腔。大約在四五個月前，Gloria從日本返回香港，此前的兩年多，她一直就讀於新宿的東放學園放送「聲優」科。在香港，她姓「鄭」；在日本，她姓「中村」。

### 喜愛日本文化

Gloria的父母皆愛日本文化，因此，她自小便耳濡目染，沉醉於動畫及動漫世界裡，《我愛小忌廉》是她其中一部喜愛的卡通片。Gloria說，她喜愛演戲，覺得進入演戲世界，就恍如進入第二個人生。不過，她覺得動畫的世界更奇幻和吸引，以聲音作演技更具挑戰性。因此，當她還是小學生時，便希望能赴日本攻讀「聲優」課程。

日本有專門培訓聲優的學校，不過，當年Gloria發現「聲優」學校並不錄取外國人，故取消了留學的念頭。不過，她從未放下當「聲優」的夢想。Gloria說，到日本當「聲優」的門檻極高，說一口地道流利的日文只是入場券。因此，為了能實現夢想，她一直努力學習日文。「聽日文歌，睇日文字幕的動畫，中四時到正式修讀日語課程，學了約三四年。」最初只為興趣而學，後來，在日本語能力考試中考得N1級別。今天，Gloria說得一口地道的日文，連方言也難不倒她。

中七畢業後，Gloria到澳洲留學。大學畢業後回港，原本打算開始工作，卻對當年的夢想念念不忘，碰巧得知聲優學校允許外國人入讀，掙扎一番。2015年，她終遠赴日本。第一年入日語學校進修日文，2016年正式開始兩年的學習生涯。外國人要在日本唸聲優科，並不容易。Gloria憶述：「以聲優科為例，一級有十班，每班二十五人，只有一兩個外國人。」皆因要唸聲優科，除了要說得流利的日文外，更要地道，單是這點已令不少人卻步。

### 在日唸「聲優」壓力大

Gloria唸的是兩年制課程。她說，第一年主要學習發音，「糾正口音，令自己咬字清晰。」至於其餘必修科則包括舞台演技、唱歌和跳舞。鑑於日本「聲優」偶像化的關係，所以他們必須多技傍身。第一年，Gloria學懂了唱多首民謠，學期末，全班同學更要公演一部舞台劇。第一年，他們未曾進入過錄音室。直至第二年才正式「埋位」，開始學習配音。「聲優科有三條專科路，包括動畫、電影及舞台劇。」Gloria選擇了動畫配音。當年，Gloria一星期上兩堂課，一堂要在課室裡「動來動去」，學習利用身體不同部分協助發聲。另一堂則正式走進錄音室學習配音。

走入錄音室後，才發現實踐起來困難多多。「日本動畫本身沒有聲音，要在無聲的情況下配上聲音，很難掌握時間。」因此，每次進入錄音室，Gloria和同學都要打

醒十二分精神。「我們拿着劇本，圍繞studio的三面坐。每部動畫都有不同角色，但studio內只有四支咪，所以大家要輪流走到咪前。輪到自己時，便要自動走到咪前。每日都有指定用哪一支咪，不可走錯。」每次入錄音室前，同學都會做體操，務求做到口、手、腳配合得宜。「老師望下我們的背部就知（我們）有無入戲，『木獨』站着代表沒有入戲。」

日本的聲優界競爭激烈，在「聲優」學校，就是現實「聲優」界的縮影。雖然一套動畫有不同角色，但主角就一兩個，因此，Gloria說，在學校裡，角色分配都是搶回來的。Gloria有做過主角，「當過《妖精的尾巴》裡的女主角露西。」Gloria是完美主義者，她坦言第二年在奮鬥與壓力中度過。「主角得幾個，但外國人本身已經比人輪蝕，所以返屋企要不斷鑽研、練習。」Gloria甚至只以WhatsApp與家人聯絡，避免說太多廣東話，「怕講日文時混雜了廣東話。」

### 兩地模式大不同

日本人要在「聲優」界闖出名堂，已「爭崩頭」，外國人要在這立足，難度可想而知。2018年，Gloria畢業，當時正考慮去留問題。2015年著名配音員林保全逝世，當時，她聽到林保全逝世後，香港配音業式微的說法，感到可惜：「香港仲有好多好叻嘅人。」她想，既然在日本學成歸來，何不索性加入配音界，作出一點貢獻？

回來後，Gloria繼續在港修讀配音課程，偶爾會接一些配音工作。她說，兩地的工作模式很不同，起初很不習慣。「站和坐，已經好大分別。因為習慣了日本模式，所以在香港要坐着配音，覺得很難入味。在日本，男女主角會用固定一支咪，其他人則走來走去。香港則是幾個人圍着一張桌子坐，再多的就站在後面。」

問Gloria享受何者，她說：「兩地的氣氛很不同，香港的很親切，不太拘謹。日本的studio則很侷促，前輩同新人的座位都有規定。在日本，（配音時）走來走去很緊張，走錯位會被罵。」她又表示，在日本，配音前會先把劇本拿到手，然後詳細了解角色特點，好讓自己入戲。在香港，則「即拎即配」。

在港修讀相關課程後，Gloria對本地配音工作有大改觀。「最初未試過在香港配音，以為可能好求其，但上堂後，才發現是很認真的。」說香港配音業式微，不過Gloria又確實眼見在香港有不少人對配音感興趣。未來，她希望能繼續在這條路走下去，為香港配音界出一分力。

一年級第一次上課時的合照



### 動漫令「聲優」偶像化

談到「聲優」行業，即使在日本人，亦不太熟悉。Gloria說，她跟她在日本寄宿家庭的人提起「聲優」，對方都不知道是什麼。其實「聲優」的工作性質等同配音，Gloria表示，當年日本都未有「聲優」一詞，後來配音樂慢慢受重視，才衍生出該名詞。而「聲優」的偶像化，更是日本獨有的文化現象，這與日本動畫與動漫產業的蓬勃發展關係密切。要數到「聲優」偶像化，大約在1970至1980年代左右。當時，日本動漫的產業趨趨成熟，當年經典動畫《宇宙戰艦大和號》興起，動畫中的美少年形象迷倒不少觀眾，為其配音的「聲優」亦自然受關注。慢慢發展下去，直到1990年代，「聲優」已正式偶像化，他們由幕後轉戰幕前，藉出席電台活動、錄製專輯等，甚至出版寫真集，提高知名度。亦因此如此，吸引很多懷着「成名夢」的人欲入行，當地甚至有專門的聲優雜誌，供有志者了解行內情況。來到今天，日本「聲優」界幾乎已達飽和狀態，要突圍而出，激烈程度可想而知。



雪野五月是Gloria喜愛的女聲優 網上圖片



山口勝平是Gloria喜愛的男聲優 網上圖片

入到事務所前途便一片光明？「入到事務所不一定能做到出名『聲優』，又要競爭。」至於新人配音的話，收入大概如下。一集約長20分鐘的動畫片，約有15,000日圓（1,043港元）。至於一集內無論配一個或三個角色，都均一為15,000日圓。

### 「聲優」要求多才多藝

Gloria在日本唸書時，多數在校內的studio配音，而在校外則當過司儀。價錢方面，通常配旁白較昂貴，配外語片則相對便宜。最辛苦的非配game莫屬。Gloria說：「劇本好似本字典咁厚。」原來，當一個人被不同的武器打中，會發出不同語氣助詞，所以淨係「哇啊呀」，已經有不同的玩法。

在日本當「聲優」，競爭激烈是不爭的事實。Gloria說，現時不懂唱歌跳舞的「聲優」，基本上不會被選中。因此，多才多藝是當「聲優」的基本條件。因此，學校裡會有不同的課程供學員進修。例如有一科叫「殺陣」。現在多了2.5次元的舞台，即真人扮演動畫裡的角色，在舞台上演出，2.5次元的世界中有很多打鬥場面。現時很多「聲優」都會往舞台表演方面發展。」在「殺陣」堂上，同學會手執木刀對練，學習不同的揮劍招式。此外，還有J-pop科，學唱現代的日本歌曲。也有教化妝儀容的科目，例如學習穿和服。

Gloria解釋，因為「聲優」偶像化，所以不時會現身幕前，所以必須要注意形象，以免失禮。雖然「聲優」多數躲在幕後，不過亦必須訓練演技，好讓自己代入角色。Gloria的聲音令人好醒神，所以她最適合配活潑好動或情感起伏較大的角色。Gloria則說最難是配旁白，皆因配旁白要求冷靜的感情。

### 珍惜激情與熱血

熱血應該是同青春掛鉤，時代不同用語嚴謹度放鬆了，大家將激進行為形容為熱血，你也常聽到熱血中年，這系列名為「熱血的藝術」其實是代表了青年人鍾情一些較為「激情」的生活藝術。然而，究竟激情和熱血何價？專題中，記者訪問了他們：從事紋身行業的紋身師、玩cosplay的coser、希望投身配音行業的聲優。他們的興趣，或是所從事的工作，有的不為

人所理解，有的不為人所熟悉。像紋身或者cosplay，即使時代變遷，也仍有不少人對其有偏見；至於像配音，也並非熱門的行業，近年有電視台更解散配音組，更予人「夕陽行業」之感。然而，即使旁人不理解，或不了解，他們仍堅持走出自己的一條路。在他們身上流淌着的是對夢想堅守那份激情和熱血，值得恭喜和羨慕。

記者手記



Gloria在錄音室錄音



在graduation dinner時與同學的合照



Gloria在一年級時與同班同學上演完舞台劇後一起在後台合照



Gloria在外部專業studio與同班同學收錄畢業作品